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沈𢙺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受降

夫叛而伐之服而舍之軍之善政也故舞干而格因壘而降義著於招攜功成於無戰皆聖主之令範焉乃有董厥戎政式遏亂畧恩信攸及威聲載道强敵慴畏羣伍離析繇是開壁送欵負鑕歸仁狙獷咸懷反側以定

甲兵載戢而芒及不頻連甍案堵而閭井以完至乃障塞寧謐夷羌綏附克固吾圉以屏諸華此真得良帥之風而達經武之要者也

後漢齊武王縯字伯升更始即位為大司徒時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具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

馮異為陽夏侯光武以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遣異討之異所至皆布威信弘農郡盜稱將

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又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

銚期為虎牙大將軍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二年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圍秦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

雒陽地如掌耳（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雒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秦王秦豐也）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漢記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光武建武五年夏伏兵縱擊張步

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因復戰所殺傷甚
多步乃負斧鑕於軍門斧傳步詣行在所斧復引兵至
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時武都氐人背公孫述
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
年武都參狼羌為寇援時以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
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因亡出塞餘種
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

耿秉為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與奉車都尉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請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蹄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耿恭章帝建初二年為長水校尉時金城隴西羌反遣恭師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子也切）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龎奮為鴈門太守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六年南匈奴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

逐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後右温禺犢王烏居數千人復畔奮及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具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梁慬為西域副校尉安帝永初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

與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沿邊十郡兵三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龎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

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龎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薁鞬日逐王詣慬乞降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張奐安帝永寧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徳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

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怖遂將其衆降郡縣界以寧

耿曅順帝永建中為烏桓校尉時鮮卑寇沿邊殺代郡太守曅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

魏曹眞為大將軍時安定民楊條等畧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

自縛出三郡皆降

郭淮為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泰協䇿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

王基為荆州刺史虜吳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鄧艾討蜀自陰平道先軍而進大破蜀軍乃至於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諸臣六千餘人靣縛與櫬詣軍門艾執節解

縛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先是鍾會初并諸葛緒之軍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鄧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姜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都棲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

吳陸遜為大將軍襲南郡至公安劉備宜都太守樊友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呂岱代步隲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賊率錢愽乞降岱因承制以愽為高凉西部都尉

孫峻為大將軍五鳳二年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橐皐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

來降

晉王濬為龍驤將軍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衆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

因時畧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壁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壁焚櫬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王戎為豫州刺史建威將軍受詔伐吳遣叅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

高密王畧懷帝初為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於冠軍畧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為逌所譎戰敗畧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

軍無繼戰敗死之畧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乃降

庾翼成帝咸康六年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鎮武昌時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

桓温為安西將軍穆帝永和二年率衆伐蜀李勢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

戴施為督護永和八年冉閔亂其子智以鄴城降得其
傳國璽施以送之
桓冲孝武時為車騎將軍荆州刺史鎮江陵苻堅使其
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又使上庸太
守郭寶伐苻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
桓石虔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太守逐苻堅兗州刺史
張崇納三千家而還
前秦苟萇為武衛將軍苻堅遣萇率衆伐張天錫既陷

其河會纏縮等城又降其將軍掌據天錫遣司兵趙充哲為先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與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

王猛為苻堅將堅遣猛等率步騎三萬攻慕容暐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等率精兵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

臧於滎陽箛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郃羌鎮金墉

猛振旅而歸

宋劉勔為輔國司馬時豫州刺史殷琰叛以勔假輔國

將軍討之時琰賊降者明帝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

言𨽻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義陽王休祐內人出城

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

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還之纖毫

無所失

陳宜黃縣侯惠紀為荆州刺史後主禎明二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熈王蕭瓛等率其部衆男女三萬餘口詣紀請降紀以兵迎之

後魏古弼大武時為立節將軍進為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于已尼陂

尉元獻文時為冠軍將軍宋薛安都以徐州内附元與孔伯恭赴援宋兖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擱詣軍歸欵元並納之

李煥孝文時為司空從事中郎時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為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

盧淵為安南將軍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二萬徐行而追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

薛真度為豫州刺史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

衆赴之真度至叔業來降

隋周法尚高祖時為永州總管安集嶺南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内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吕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

韓擒虎開皇中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為先鋒次於新林江南父老

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絶陳人大駭其將樊巡

曾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彦與擒

虎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

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

虎將五百人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人

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

于仲文開皇中為柱國將軍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

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

法澄鄧沙彌等請降泰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

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從煬帝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

唐嗣曹王皐德宗建中初為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鎮武崗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據山守險刼行旅以自給詔徵荊南江西黔桂兵誅之二歲不下乃以皐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皐率諸軍至武崗國良阻險兵不得進皐乃謂

諸軍曰國良恐京杲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昜見不如降之乃三遺之書國良因請降未得其情皐曰其心屈矣乃捨軍自稱使者乘徧舟直造其壘曰我曹王也國良遂出降後爲江西節度李希烈南侵皐表王鍔兼御史中丞都虞候後皐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請皐使至城中以約降皐使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皐以其衆入焉

高崇文爲東川節度使憲宗元和六年破劉闢賊衆二

萬餘於鹿頭關斬首千餘級大將降者十餘人拔鎮四所焚其營遂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月賊綿江棚將李文悦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男方朔子壻蘇强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南直指城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

李光顔為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淮西賊將

韓伯雄降於光顔三月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栅兵三千降于李愬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四月賊之郾城守將鄧懐金請以城降於光顔光顔帥師入其羅城

後唐魏王繼岌同光三年九月為西征都統伐蜀繼岌至鳳州偽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大軍食其芻粟得糧四十萬兵士八千魏王給牒令攝武興軍節度使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偽指揮使唐景思吳鐸王權思部下兵四百降于延孝其

軍史鄒彦諲指揮使李瑨見城危方出歸投郭崇韜以初無降意皆伏誅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城中除巳殺戮得兵四千米麥一十七萬粟三萬威武城蜀道咽喉險固之地其城倚嘉陵江三面山險延孝既拔故鎮殺其守將其衆萬餘縱其逸去至興州偽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等五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其監軍使周永謙為衆所殺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

降陷州王丞岳納符印來降康延孝李嚴至漢州偽蜀主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戕曰衍叩頭言伏以五帝三王竟歸於代謝有家垂國孰免其廢興苟大命之革新願轉禍而為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册列土坤維自霸一方于兹三紀乃者因夷門之構逆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甖孼衍謬為世子獲紹舊基而以幼冲不得負荷尋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明照臨

下土游修嘉好仰恃恩盟感覆幬於堯天將驅馳於禹貢忽審王師討伐部内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
殿下位尊上嗣德寶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輅勞履劍關已得萬民之歡心望恕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遏邑居率文武以陳誠輿棺櫬而納款伏惟殿下特弘哀鑒保證奏聞亦存諸典刑貯在肺腑庶幾先人之靈猶享血食之祀免文離於眷屬得敬養於庭闈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玄造衍無任

危迫殆越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權等奉牋以聞十一月辛亥魏王軍到德陽偽蜀六軍使王宗弼遣使顏守倫上牋云蜀主王衍已出府第舉家遷於西宅王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以候王師又言宗弼欲至漢州迎奉天軍其偽六軍印緣發遣公事且留未納翌日宗弼又遣人奉牋言昨蜀主與將校同議欵其偽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院宣徽使周輅北院宣徽使歐陽

晃等四人同出畀誅惑亂蜀主臣當時梟首以狥謹令送納偽中書令夔王宗範上牋曰臣生居頼許因先父建光啓中討陳敬瑄在蜀偽司空平章事王諧上牋曰臣因天復三年奉使西川遇車駕赵遷洛陽因留蜀部王衍尋又遣使上表曰臣衍言臣先人建从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衍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灾鴻圖板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権勉循衆人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輙紹鎡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憂誠懼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揚湯武之師廓定寰
區削平兇逆梯航聚集文軌會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
欵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為
王土並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與櫬乞降負荆請
命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私別示哀矜
以安反側儻墳寢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
虔禱之至表稱乙酉年十一月二十日不稱偽年號甲
寅魏王繼岌至漢州偽蜀六軍使王宗弼至乙卯魏王

統大軍至蜀城北舍於王宗弼之别墅丙辰招撫使李嚴自蜀城引王衍及偽文武百官儀仗法物至蜀城北昇仙橋下王衍初乘竹輿自城中出至降所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後從宰臣百官衰絰徒跣以俟命魏王降車取其璧郭崇韜解縛燔櫬王衍率偽百官東北再拜謝恩訖又率衆拜魏王復拜崇韜韜答拜復拜李嚴嚴亦答拜丁巳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軍士强括民錢必論之以法市不改肆兵

無血刃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七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料敵

夫用兵之道先勝而後戰此料敵之情也自戰國之後金革日試至於正合奇勝伐謀伐交以詭譎相高以方畧自許者亦曷嘗無人哉漢氏之後司戎政者或善揣強弱先為備豫達外夷之情狀審敵人之形勢沈謀獨

斷見之於未萌深識遠慮表之於無象用能取威而制勝攘寇而保民挫逆徒之銳氣遏戎酋之内侮克清多壘以集洪勲自非練經武之善志得御兵之要道洞見至順舉無不臧者亦安能及是乎

孫臏為齊將田忌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龎涓聞之去韓而歸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

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舉而俱發龎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克之

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七國亞夫走昌邑深壁而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趙充國為後將軍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歳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合約共為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事使役張掖酒泉本

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設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散之沮音才汝切）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借兵也）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鄯音善）充國以

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罕开在金城南羌之别種也开音口堅切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行下史切視讀曰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

陳湯為關内侯坐言事非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

時中寒病兩臂不詘音屈下同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漢兵一何者兵刄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法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

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後漢馬援為待詔光武自征隗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行皃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切會名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

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　高平今原州縣）虜衆大潰

班超使西域降莎車威振西域先是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遂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

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繇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

魏郭淮為雍州刺史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

隴道揺盪民吏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田豫為汝南太守殄吏將軍討公孫淵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輙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

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没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

曹仁為廣陽太守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狥㶏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

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

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脩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寔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程昱為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

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

程昱之膽過於賁育遷奮武將軍太祖征荊州劉備奔

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

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張皆萬人之敵

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

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

李典為裨將軍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

之備一旦焼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鍾繇爲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縣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

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謂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張郃初為袁紹寧國中郎將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

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謂不救
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見擒吾屬
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
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
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文帝時為左將軍屯方城會
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驅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
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
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

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

古弼為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為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

劉昶孝文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浦為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從長孫嵩往禦晉師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為内都大官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為安東將軍宣武永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攜以

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尅而返

淳于誕為伐蜀別駕司馬領鄉導統軍次晉壽蜀人大震竄宣武晏駕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為持節右將軍雒州刺史欲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王基為安豐太守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

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令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内無賢嗣中無謀主自出則懼内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出

蔣濟為護軍將軍明年遣平州刺史田豫幽州刺史王雄共攻遼東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雖子弟在

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
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
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
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鄧艾爲南陽太守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
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
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
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

渡水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其後姜維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寔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

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蜀諸葛亮為丞相率師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魏明帝使衛尉辛毗持節以

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吴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會亮卒軍退

張嶷為牙門將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

欵至必無他變素聞徒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徒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徙來從

吳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督諸將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

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當自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後為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備既入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以討備內寔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晉周訪元帝時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杜弢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元帝令擊杜弢時周顗為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

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鬬邪部將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朱伺為廣威將軍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陶侃為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滇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起攀等遂進距廙既

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楊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等所圍

北燕張興爲馮跋將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叛跋遣

興與馮弘討之尅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砍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宋劉鍾為寧朔將軍領石頭戍事高祖遣朱齡石伐蜀以鍾為前鋒繇外水至於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偽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于

時脚疾不能行龄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間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决機兩陳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内懼盡鋭攻之其勢必克皷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

忽來并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比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

沈林子封資中侯高祖伐羌復參西軍事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林子啓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內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斤斧耳紹尋疽發背死高祖以林子言驗乃賜書曰姚紹忽死可謂天誅

沈攸之為中領軍鎮淮陰薛安都據彭城引魏為援魏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為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援君諸人既有忠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南齊劉善明在宋為冠軍將軍行南徐州事時沈攸之

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
畜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馬十年性既險
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
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
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
六軍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鬬自潰盧龍乖道
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
此是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名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

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周山圖在宋為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始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黄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吽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于見事者矣

劉懷珍在宋為征虜將軍宋沈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

直下懐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

桓崇祖為平西將軍崇祖慮魏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果欲攻下蔡既聞内徙乃揚聲戍平陰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恐奔走之不盡耳魏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敗之追奔數十里

殺獲千計
豫章王嶷為驃騎大將軍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魏軍寇司豫二州嶷遣南蠻司馬崔惠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魏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樊鄧衆以為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彊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奔而南也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時王師北伐詔叡督衆軍叡遣長

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廵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敵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敵曰不然魏城中三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敵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敵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陳吳明徹為征北大將軍進逼壽陽北齊王琳拒守又

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軍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生擒王琳

後魏古弼為安西將軍時宋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尅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將軍事既平仇池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發上封

高平岍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皮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豹使謂豹子曰此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求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為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豹之言長策也制南秦豹謀多矣任城王澄為撫軍大將軍時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平陽王頤為主詔澄行恒州事討之澄至

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惟見弓仗
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勑召并肆
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搆逆應堅城而逆陽平度其所
為似當勢弱泰既不相距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
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李焕先
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
范紹為寧遠將軍孝文嘗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
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因言必尅紹覩其城隍防守恐不

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

邢巒為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梁遣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討之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隷豈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度公之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

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搆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為之民為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梁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為害也早生得梁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者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宣武大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

源子雍孝明時為鎮東將軍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

信都城陷除子雍兾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兾州不守上書曰賊衆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來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詔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楊津為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

賊帥鮮于修理起於博陵定州危急廻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乗勝士衆勞疲栅壘未成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内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栅空而去

董紹為右將軍雒州刺史時梁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荆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羆討之既復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

順陽復為義宗所據

北齊陳元康為中將軍時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乘而取之足以成大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於是親征既至而尅賞元康金百鋌

後周于謹為柱國大將軍南討於梁長孫儉問曰為蕭繹之計當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南據丹陽是

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民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及至梁果如所料

郭賢為都督時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

議之賢進曰高歡士雖衆智勇巳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震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鑾駕西還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幽夏荒阻千里無煙縱令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

于翼為渭州刺史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

被攻圍使人告急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吏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邉救耳安能頓兵城下以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果去如翼所策

韋孝寛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寛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寛乃謂其將帥曰宜城之地不

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又為行軍元帥狥地淮南孝寬所在皆密送誠欵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

陳刺史吳文育未遣決堰已無所及於是陳人退走江
北悉平
陸通為文帝帳内督從解雒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
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敝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
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
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捷謂朝廷傾危同惡
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詐言
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

兆庶之望大兵雖疲敝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

隋楊素為左僕射漢王諒反遣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遅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李徹為左武衛将軍總晉王軍事時突厥沙鉢畧可汗犯塞文帝令衛王爽為元帥率軍擊之以徹為長史行

軍總管李充言於奭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乆矣突厥每侵邉諸將輙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繇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畧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奭從之諸將多以為疑惟徹奬成其計請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衛玄為檢校右禦衛大將軍時煬帝征遼東使玄與代

王侑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汾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竪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

唐柴紹義師初起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

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絬力戰有功

江夏王道宗武德初起家左千牛裴寂討劉武周戰於度索原賊軍進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太宗出玉壺城望賊太宗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

王長諧為西河太守從太宗下長春宮與劉文靜先據永豐倉時隋將劉綱戍潼關屈突通欲依綱以守險長諧揣知其計率衆先襲都尉南城拔之斬劉綱以兵據守及通軍至不得入退保北城長諧與通頻戰皆尅及通之遁也與諸將追至稠桑而虜之因進下陜城取太原倉

薛萬均為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擊梁師都於朔方以萬均為副諸將見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

無氣鼓聲不徹此是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李靖為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隨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𣸪銑荆門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勢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擕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果敗於南

岸

張公謹爲代州都督李靖經畧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

也頡利踈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先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人寔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

太宗深納之

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討阿史那賀魯於西域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涉雪晝夜兼進所

經收其人衆遂至娑河與彌射步真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安二百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射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纛器械賀魯遂與咥運及其女夫閻啜等脫走投石國

唐休璟聖歷中為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

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所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尅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絶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議事勢俄頃間草奏使

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王師收兩京鎬進軍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意恐朝廷與之手札密表奏曰思明兇竪因逆竊位兵强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

叔冀性慧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
表入俱不省鎬為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
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詐愬肅宗以鎬不切
事機遂罷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皆如
其言

張孝忠初事李寶臣為易州刺史後寶臣疑忌宿將乃
舉易州歸順寶臣死其子惟岳叛孝忠乃與朱滔謀攻
惟岳遂與滔合師大破惟岳於東鹿惟岳隨歸晉州滔

諜乘勝襲之孝忠乃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朱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於朱滔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悟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武德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鬭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吾壁於義豐坐俟惟岳殄滅耳既而滔屯束鹿不敢進月餘王武俊斬惟岳以獻皆如孝忠之言

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廣德二年冬僕固懷恩及吐蕃

等自潰京師解嚴初懷恩將入冦蕃漢數萬軍聲頗盛京師大駭子儀奏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上問其故對曰僕固懷恩雖稱驍勇素不得衆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嘗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及懷恩挑戰諸將請出兵撲之子儀止之曰夫引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鄉曲綏之自當携貳吾豈得廹速其戰敢言者斬遂堅壁以待

之果不戰而退

後唐周德威為大將天祐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萬人次北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一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北鄉五里營於野河上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

此時不挫其鋭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虚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禽獲足以爲貨德威自率精騎攻其兩偏左馳右突出没數里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巧今

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悦退臥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阻此二渠水彼早夜以畧彴渡之吾族其為俘矣若退軍鄗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亦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梁數百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鄗邑

晉符彦倫知相州契丹入寇行營都監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彦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之城為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於安陽河北彦倫令城下揚旌鼓譟賊不能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彦倫曰此虜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於城北張弓弩以待之虜果引去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守邊　拓土

守邊

夫經武之效重乎干城守方之寄本於固圉其有董率師兵乘禦徼塞為斯民之保障控一面之走集而能内懷明畧外彰幹用分扼要害以為之備豫謹嚴

斥候以戒其侵軼揚威稜以外攝宣惠和而交暢以至繕完攻戰之具開設購賞之科勵厥兵鋒以遏其內侮伺乃釁隙以窒其非心因攜離以撫懷乘衰弱而攝伏繇是邊候清謐民夷億寧不疲中國之力以成柔服之美無事薄伐之舉而弭交侵之患斯守邊之最而殿邦之効歟

李牧趙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

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秦蒙恬為裨將軍北逐戎狄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恬威振匈奴

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繇是為郎吉為人强執習外國事强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

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切）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年更盡還邊吏三歲一更又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復為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城郭甚親附城郭諸國

文齊為益州郡太守率勵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

後漢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脩兵馬習戰射明烽

燧之警羌胡犯塞訑輙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說文云乂亦懲也稀復契也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

蘇竟王莽末為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邉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

王霸為上谷太守領屯兵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邉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與杜茂治飛

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頗識

邉事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邉無事

馬成以建武四年為陽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邉

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

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

安邑前漢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内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幷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

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邉人多上書求

請者復遣戍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光武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祭彤以明帝永平元年為遼東太守賂鮮卑大都護偏
河擊赤山烏桓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
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十萬為常明
章二世保塞無事西自武威東盡玄莬及樂浪胡夷皆來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鄭衆永平中為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
鄭純為永昌郡西部都尉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

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一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耿恭章帝初為征西將軍遣案行凉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授戊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

鄧訓建初三年為謁者時上谷太守任興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

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信皆不敢南近塞下後代張紆為護羌校尉撫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脩城郭塢壁而已

李恂章帝時為西域副校尉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獻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

梁慬以殤帝延平元年為西域副校尉安帝永初元年

罷都護還至燉煌會衆羌反叛詔留慬爲諸軍援慬進兵擊大破之虜遂散走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并慰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即引兵赴擊之朝廷嘉之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

鄧遵爲度遼將軍安帝元初六年鮮卑入馬城塞遵擊破之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

种暠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

軍屬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執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求順服鬲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張奐以桓帝永壽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入寇美稷奐進屯長城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後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

第五訪永壽初為護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

皇甫規延熹四年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羌零吾等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後又為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橋玄桓帝末為度遼將軍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北塞及高麗嗣子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

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濊

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

魏梁習以別部司馬為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邉境肅清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邉塞乃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常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

張既為凉州刺史以便宜從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

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毋丘興黄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

郝昭為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吏畏服

陳泰字玄伯為并州刺史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牽招為鴈門太守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鋭荒野無虞繕治陘北故上

舘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

倉慈為燉煌太守當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繇是民夷翕然

稱其德意

劉靖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邉守屯據險要

晉張華為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懐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歴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賔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强盛

劉琨以懐帝永嘉初為并州刺史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縁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輙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

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邉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令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疋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

後魏長孫翰為都督北部諸軍平北將軍蠕蠕每犯塞

翰拒擊有功進爵為侯

薛謹為河東太守所治與屈何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太武詔奚斤討赫連昌勑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尅蒲坂太武以新舊之民并為一郡謹仍為太守

裴脩為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前後數致寇掠脩明設烽候以方畧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静

裴詢為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允司戍主蠻酋田樸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樸特為西郢州

刺史朝議許之其後梁將李國興寇邊樸特與詢犄角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樸特頗有力焉

陸希道為前將軍郢州刺史善於馭邊甚有威畧

北齊趙郡王之子叡為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廣堆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

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

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
五十餘所
堯雄爲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
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後周栁檜爲平東將軍鎮鄀州時吐谷渾强盛數侵疆
埸自檜鎮鄀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冦
常善爲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冦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
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李賢為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絶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守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

不敢犯塞

梁昕為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閻韓戍邉邉鄙甚著威信

隋于仲文髙祖開皇初為大將軍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郭衍開皇初突厥犯塞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凉數嵗虜不敢入

李崇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輙破之奚霫契丹等懾

其威畧爭來内附

馮昱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初為虜所敗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

韋冲開皇中為營州總管容貌都雅寛厚得衆懐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甞入冦冲率兵擊之

董純煬帝時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為榆林太守虜有至境輙擊殺之

劉權大業中為銀青光祿大夫從征吐谷渾煬帝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

薛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於時突厥頗有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

唐襄武王琛高祖武德初為晉州道行軍副總管宋金

剛陷滑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為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寛剛大為民夷所附

楊恭仁為凉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偽推心馭下人吏悦服自葱嶺以東皆入朝貢

竇静武德中為檢校并州大總管初請太原置屯田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從之

張儉貞觀初為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縁邊諸州遞相承禀儉拒不受太宗

聞而嘉之

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代劉仁願為熊津都督率兵鎮守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畧高麗

張仁愿為幽州檢校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薛訥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

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善於撫御鎮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王忠嗣為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即補之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自是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

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

趙國珍玄宗天寳中為黔府都督本管經畧等使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馬璘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以犬戎犯邊移鎮涇州璘辭氣慷慨以破虜為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伍繕完戰守之具令寛而肅人皆樂為之用在鎮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亦不敢犯境

馬燧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冦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樓八日而功畢

渾瑊初爲郭子儀朔方行營兵馬使子儀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使於宜禄縣防秋代宗大歴七年吐蕃大侵邊城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黄菩原自是每年嘗領兵於長武城臨戍秋十一年吐蕃大冦慶州

方渠懷安等鎮瑊擊郤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瑊知邠寧慶等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瑊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鎮良原距城築臺上設連弩為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

擊郤之涇隴縣是得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雒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冦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悦

李復為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

邢君牙為鳳翔節度使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

以為守備西戎竟不能為大患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張獻甫都虞候九年城鹽州徼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堡

劉昌為涇原等州節度使昌奏舊於百里城距涇原州南九十里分靈臺良原二縣户合置行原州百姓少而在内地今平凉臨邊且故原州屬縣人户頗衆兼諸軍防秋兵馬在焉請徙行原州置於平凉城池嚴固且偪蕃戎可以威重緣邊其百里城舊分置鄉甿歸於靈臺

良原詔可之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廉儲偫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單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

劉濟為幽州節度使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

郝玼以憲宗元和初為臨洮縣鎮將就為刺史始玼以臨涇地宜畜息蕃戎每為寇即屯臨為休養便地嘗白其帥願以折之前帥不從其後段佐為節度玼復白佐

佐多其策乃表請之遂詔玭鎮其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震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畏憚之曰昔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

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

武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撫蠻夷約束明具輒不生

事

郴公綽為邠寧慶等州節度使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

未嘗肯受節制虜每窺閒為患公綽疏上其獘即詔神

策諸鎮在其部者邉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後為

河東節度使涇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

公綽召補其酋朱邪執宜直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

兵三千人留邊

馬總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

董重質為夏州節度使訓兵立法為蕃羌畏服

李德裕為成都尹知節度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張允伸為范陽節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談者美之

後唐李存審為幽州節度使同光初存審患契丹深秋之後傾塞而來與邊將謀欲於幽涿之間置幽州行府以禦賊衝兾轉輸為便

張温為武州刺史同光初北戎陷嬀儒檀順平蘇六州武州獨全

王思同明宗時鎮隴右思同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

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階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砦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之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

張敬達為雲州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襟制泊移至没越泊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虜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周安叔千後唐清泰初為振武節度使時契丹屢攻振武叔千固守追襲斆截甫寧

孫方諫為義武節度使弟行友刺泰州行議刺易州弟兄犄角抗虜北面賴之

折從阮為邠州節度使從阮自晉漢巳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朝廷賴之

拓土

傳曰天子經畧詩曰辟國百里其拓土之謂與自三代

之際昌嘗邇封諸侯之甲及云守境故有居司武之任當折衝之寄者或奮揚威怒剪平叛戾兼其弱而攻其昧取其地而恤其人以至攘除外寇掃盪邊氛申畫其壤保據其險列亭障以嚴戍同於內地浚溝池以固護遂為我疆斯以震耀王靈而大啓土宇稱代之盛疇以加諸

周名公虎當宣王時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故其詩曰王命名虎式辟四

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秦白起爲左更秦昭王十四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明年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錯史失其姓垣城河東垣縣也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

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二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

王翦少而好兵事始皇始皇十一年將攻趙閼與破之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荊（秦諱楚故云荊也）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其後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荊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賁又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蒙恬始皇時為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屬隴州）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

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漢唐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食糧及衣重從巴作關入遂見夜郎侯名同名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其子為令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為置一郡尉十餘縣屬蜀

衛青武帝時爲車騎將軍元朔二年與將軍李息出雲中西至高闕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元狩中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令置武威張掖燉煌

趙破奴封從票侯將屬國騎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

擊姑師時浩侯王恢數為樓蘭所苦武帝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暴謂顯揚也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李廣利為貳師大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荀彘爲左將軍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元鼎五年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

粤明年遂定越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

南珠厓儋耳九郡

郭昌爲中郎將元鼎六年與衛廣引兵誅南夷且蘭君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於是邛君莋侯冉駹震

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粤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

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蜀張嶷為越嶲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户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賫牛酒勞賜宣暢意旨離歡悦率是輙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賫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㽛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軍如

故

晉陶璜仕吳為前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險阻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

唐彬為翊軍校尉時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郡大莫廆擒何等并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

惓仁恩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温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縣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後魏邢巒為平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乘勝至於巴西開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北齊潘樂文宣天保中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

樂獲其地乃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

後周李遷哲初為西魏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今夔州凡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

鄭恪武帝時為大將軍天和中率師平越嶲置西寧州

隋源雄文帝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吴州總管于

頵揚州總管賀若弼黄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唐江夏王道宗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時梁師都據夏州遣弟雒兒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出戰賊徒大敗初突厥連於師都入居五原舊地道宗因逐出之振耀威武拓地千餘里高祖聞而嘉之謂裴寂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任城王

李靖以太宗貞觀初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其將張寳相擒頡利可汗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鄭元璹為南會州都督貞觀三年遣使招諭党項列其地為軌州五年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為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破之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

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地為栁中縣東鎮城為蒲縣高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國威既振西域大懼焉耆王詣請先有三城為高昌所奪悉歸之留兵鎮守於是刻石紀功而旋

蘇定方為行軍大總管擒突厥賀魯以獻列其地為州縣極於西海又為大總管討百濟平之分其地為六州俘其王義慈及子隆泰來獻

楊防為司平太常伯往安東安撫高麗餘衆時有高麗酋長鉗牟岑率衆反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詔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以討之安舜遂殺鉗牟岑走投新羅防侃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

郭元振以則天大足元年為凉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敢至城下

信安郡王禕開元中為朔方軍節度時石堡城為吐蕃所據禕督率諸將倍道兼進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

路玄宗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

哥舒翰天寶十二載為隴右節度使翰以前年之役收黄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澆河郡於磧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磧石軍使臧奉忠為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